

壹嘉出版
1 Plus Books

刘松 著

by Erin Liu

阳光小旅馆

Sunshine Motel



阳光小旅馆

Sunshine Motel

刘松 著

by Erin Liu

壹
嘉
出
版

壹嘉出版
旧金山 · 2018

Sunshine Motel

copyright ©2018 by Erin Liu 刘松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1 Plus Publishing & Consulting

ISBN-10: 0-9997514-4-1

ISBN-13: 978-0-9997514-4-2

All Rights Reserved

阳光小旅馆 刘松 著

本书由刘松授权壹嘉出版/1 Plus Books

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独家出版

所有权利保留

书名：阳光小旅馆

作者：刘松

出版人：刘雁

装帧设计：壹嘉出版

开本：150×230mm

定价：US\$ 15.99

出版：壹嘉出版

网址：<http://www.1plusbooks.com>

电邮：1plus@1plusbooks.com

美国·旧金山·2018

序

叶 周

刘松的纪实文学作品《阳光小旅馆》，让我看到了美国的另一面。即使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了二十多年，对于她笔下描绘的生活区域还是陌生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这份小旅馆的工作，一做就是四年，四年来，透过小旅馆的窗口，我看到了美国社会底层的人生百态，小小旅馆里上演的人间悲欢离合，比我过去四十年的人生所见还丰富，使我对人性，人世有了新一层的领悟，而当初对美国抱有的梦想，也在打工生活中变得清晰，现实。”

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曾以毕生心血创作了由九十多部独立而又有所联系的小说组成的巨著《人间喜剧》。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描绘了19世纪贵族世界的人物和故事，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刘松以一个新移民的身份，站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小旅馆的前台服务大众。也正是从这个视角，她看见了美国底层社会的人间百态，其中既有喜剧，也有悲剧，但即便是喜剧，其中的笑也含着泪，掺杂着苦涩。

其实这就是上世纪80-90年代初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的真实写照。这些真实的故事中描写的人物既有原先的传呼女郎，后来成为白衣护士；也有富翁和死于非命的儿子；既有偷渡香港后来又来到美国的留学生；还有爱上明星伊丽莎白，成天沉湎于梦幻中的台湾老兵。这些人物有一个特点，都是挣扎在命运的低点，有梦难以实现。在人际关系上，自己的亲情和友情或疏离，或缺失。而正是这种并不如意的境遇，使他们的人格弱点面临社会现实的严峻挑战。作者站在平视的角度，充满同情心地看着这批在美利坚土地上挣扎的人群。她的笔传递着人性的温度，她的文字温情叙述着他们的故事。

刘松的作品中有一些作品描述了海外华人生活中常见的尴尬境遇，来自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各地华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见解。《两位陈先生》中的天飞大叔和王先生来自不同的地方，秉持着自己的政治见解，见了面也会互相比较劲，无情的政治使中华民族的游子相互疏离，但是和平的相处，互相理解和包容，又让大家可以抛弃政治成见成为朋友。还有《王杰-雷锋-陈二》里的华裔青年陈二，特别有趣的是他以中国的英雄为名，一会王杰，一会雷锋，结果原来是FBI的探员，卧底在贩毒集团沉着破案。十多年后，作者再见到他时，他将棒球帽沿轻轻一拉，与三个轻便装束的高大男子离开现场，继续行动在探案过程中。这些故事则在以前的新移民作品中鲜少触及，并且写得细致入微，可见作者有一双善于观察生活的眼睛，虽然站在旅馆的前台，却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她是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十分善于捕捉看似平常的生活表象下面的不平常。

我曾经和作者探讨过她的纪实写作，我觉得作者从阳光小旅馆起步，之后走向了更广阔的职业道路，离开小旅馆后成了一名充满爱心的老人保健中心的护士，也广泛地参与了各种社区团体的活动，做过洛杉矶民间话剧团的监制，华人作家协会的监事等等，她的人生视野

更为开阔，她笔下的人物也应该更加丰富。她完全有潜力把视线从小旅馆的前台，扩展至她浸染其中的更丰富，更具正能量的华人移民社区。在她以后的作品中，她还可以告诉读者许多从小旅馆里走出去，经过学校求学走上专业岗位，或是经过商场历练，成为社会贤达的华人精英的故事。刘松的作品将会提供给读者更多原汁原味的华人移民纪实，这是我所期待的。

叶周，洛杉矶华人作家协会前任会长，洛杉矶公共电视18台资深制作人。编著有“文脉传承的践行者”，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长篇小说《丁香公寓》，《美国爱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广受好评。近期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美文》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布达佩斯奇遇》，《肤色》等作品。

目 录

I	序 (叶周)
1	前 言
7	小南姑娘
13	从传呼女郎到白衣护士
30	姗娣和杰夫的梦想
38	富翁和他的儿子
49	姐 弟 恋
62	黑人房客
69	父子情仇
83	王杰— 雷锋— 陈二
90	两位陈先生
127	美食家
133	偷渡到香港的留美学生
139	疯狂的爱狗族

- 146 一张化妆照片
155 影迷的命运
167 好人缘的老陈
183 后 记

附：刘松散文小辑

- 185 最美不过夕阳红
186 舞者彩云
194 “小董”妈妈的女人味
201 妈妈的饺子 一生的美味
207 从古镇开往大都会的新路

前 言

二十年前，我飞来洛杉矶，在阳光普照的蓝天下，看飞机下面的一片城市，竟然像大海，一眼望不到边。一栋一栋镶嵌在花园里的小房子慢慢清晰，一个又一个游泳池像一面面小镜子，闪闪发光地宣示着生活的惬意。没有参天入云的高楼大厦，没有冒着浓烟的工业厂房，如蛛网一样遍布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匆忙地奔跑着像甲壳虫一样川流不息的车辆，提醒着我们这些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新移民，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一个和平幸福的城市。

我就像是带着一把小伞的蒲公英，随着生活的变幻，飘落到这片新大陆，静静地安放在了一个没有高贵的牡丹，也没有娇艳的玫瑰，却勃勃生机地生长着金色的“天堂鸟”和绿色蒲公英的小角落里，靠着加利福尼亚温暖的阳光，生根发芽，再次生长。在漫长的二十年异国他乡的求生经历中，我的第一份工作：小旅馆前台经理，奠定了我在

美国从无到有，顽强求生的坚实基础。

这份小旅馆的工作，一做就是四年，四年来，透过小旅馆的窗口，我看到了美国社会底层的人生百态，小小旅馆里上演的人间悲欢离合，比我过去四十年的人生所见还丰富，使我对人性，人世有了新一层的领悟，而当初对美国抱有的梦想，也在打工生活中变得清晰，现实。

这家小旅馆位于新形成的华人聚居的中心区，叫“加州阳光客栈”。别看名字起得响亮，房间却总共不到二十间，好的客房在楼上，两间楼下的客房因为靠近围墙，中国客人都不大喜欢住楼下，所以，这两个房间常常住的是要求不高的客人。客房下面是各个房间的停车位，我上班的前台接待室，在小旅馆的最前面。

说起来我是前台经理，其实，我只有一个部下：清洁工老陈。上班前，老板林先生一再交代我要管好老陈，一是因为他不懂英文，二是怕他不懂怎么与港台地方的客人相处，冒犯了客人，可是四年来，基本上是老陈领导我。老陈在国内是个大海关的科长，虽不懂英文，却有一肚子机灵劲儿，他来旅馆比我早两年，见识比我多，老陈人又长得白白胖胖，大园脑袋，说起话来大嗓门，客人才来时，总误认他是老板。另外一个夜班经理皮特是香港来的，皮特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英文很好，在旅馆工作好几年了，他教给我不少美国生活的经验。

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草地，现在周围不仅有几家大型的华人超市和各种不同风味的华人餐馆，还有以华人为主的医疗诊所、银行、华人百货公司、书店、花店、理发店、甚至热闹的夜总会，因此，这家小旅馆颇受华人的青睐，当地很多华人都愿意把自己远来的亲朋好友安排在这里，以求吃饭、采购方便，一些长期当空中飞人的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生意人，也喜欢在这里落脚。当然了，因为价格低廉，一些妓女、吸毒者、毒贩也常来这里落脚。

只受了一天的培训，老板要求我单独上班了。上班头两天，一切顺利，老板决意录用我。第三天，带我实习的经理不再陪我了，我自己一个人在空荡荡，静悄悄的接待室里查看帐簿，熟悉房间号码。

这一天，我正在查对房间号码与客人进出的情况，突然匆匆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用口音很重的越南腔英语跟我说话，但是，他说什么，我听不懂，只是从个别单词里得知，他要借用我办公室的总机电话跟他的朋友通话。老板特地交代过，总机的电话不能外借，我只好说“sorry”，看我一脸的懵懂，他知道再说多少都是白费功夫，转身跑到门外用公用电话打到总机来，要求转接楼下101房间，我这才明白，他的朋友就住在我们旅馆里，于是，赶快转接了电话。

只听他在公共电话亭里大声跟他的朋友说着什么，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到后来，他对着电话喊叫，最后，他摔掉话筒，冲进我的办公室，要我帮他打开101号房间的门。我见他满头汗水顺着发梢往下滴，心里觉得惊恐，急急忙忙找到101号房间的钥匙，正要随他去开门，突然想起，这房间不是用他的名字登记，我无权为他打开客人的房间啊。

他看我止住脚步，越南腔的英语越发说的快了，我只好用简单的英语对他说，“不是你登记的房间，没有主人的许可，我不能够给你打开房间门。”

可是，看他十万火急的样子，我也慌起来，往101号房间拨电话，想问问住房的客人能否开门不见他来访的朋友，电话响了十几遍，没有人接电话，年轻人见我一脸茫然，急匆匆又往公共电话亭跑。无奈中，我打电话给在楼上做清洁的老陈，问他101号住的是什么人？老陈说住的是一个越南仔，吸毒的，几天了，把房间弄得一团糟，昨天还关了门不让清洁房间。老陈叮嘱我，今后千万别卖房间给这帮吸毒的越南仔。

我正一头雾水地听老陈的教训，突然觉得大门外闪着异样的红灯，而且越来越多，一抬头，看见旅馆门口停了几辆闪着红蓝灯的警车。出了什么事？我正纳闷，一个高大的白人男子，身穿白衬衣，握着一把手枪踏进旅馆的接待室大门，大声对我说话。我吓得大叫一声，不知遇到什么情况，一边向后退，一边向他摆着手说No！No！白衬衣先生被我的叫声吓了一跳，赶快退到门外，把手枪垂下，然后很有礼貌地，用纯正的美国音英语对我说，我是警察，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以把房间专用钥匙借给我用一下吗？边说边亮出了他的警官牌，这时，我才恢复了正常的听力，听明白了他的意思，赶快找出专用钥匙，走出柜台交给等在门口的白衬衣警察，白衬衣警察放慢语速，很清晰地问我，刚才接到电话，这里的101房间里可能有客人出了危险，我是否知道？然后说，他需要我的配合，去查看这个房间。

白衬衣警察和善的脸和缓慢的语速减轻了我的惊恐，我点头随他走到大门口。

门外停着三辆警车，那个刚才打电话的年轻人正带着几个人高马大，全副武装的警察，快步向院子后面的101号房间走去。

101房间出大事了，是死了人，还是有人被抢劫？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到匪窝了？

我不敢想，紧紧跟在便衣警官的身后，到了停车场的末尾，白衬衣警官示意我站在一个砖墙拐角后，只见几个警察分散在101号房间两侧，白衬衣警官和那位年轻人开始用钥匙开门，打不开，再用力的撞门，门被撞开了，两人冲了进去，很快，白衬衣警官又出现在门口，招手呼叫同事，几个警察早已经带着担架车等在一旁，只听一声招呼，推着担架车进了房，几分钟后推出一个人来，瘦削的身体被牢牢绑在担架上。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亚裔年轻人。他脸色灰白，双

眼紧闭，救护车这时也赶到，一群人迅速将失去知觉的年轻人抬到车上，顿时，载着昏迷者的救护车警笛响起，警灯闪耀，三辆警车紧随它迅速离去。

旅馆老板林先生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他等警察走后，跑到后院的101房间查看一阵，脸色铁青地回到办公室，找出101房间的客人登记卡，神情严肃的质问我，“是你收的这个客人吗？”

“不知道。”我还没有回过神来。

“这是你的笔迹嘛，怎么不知道。”

看了看登记卡，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噢，是前天，我第一天上班时收的，但我不知道他是吸毒的人啊。”林先生气急败坏地把登记卡往柜台上一拍：“你不清楚就乱收，你去看看房间被破坏成什么样子？床被拆了，桌子也拆了，连墙上的画也拆了，你收的这点房钱还不够修理费。”

“林先生，我第一天上班，不太熟悉情况，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这种烂客人。”

“你懂不懂怎么打工！房间的损失你要赔。这三天你就算是培训吧，工钱不要领了。”

本来已惊恐到极点的我，被老板一顿训斥，沮丧到了极点，我低着头说：“我只培训了一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工作太可怕了，我不想做了。”

张牙舞爪的老板一下子安静下来，换了一副面孔，说：“我没说什么嘛，只是教你今后注意点儿，汽车旅馆嘛，就是这样。”

“我害怕，这个地方怎么是这样？”我说话的声音这时已带

着哆嗦，“他们会不会找我算账？我害怕，我不想和这种人打交道，我不做了。”我自言自语地给自己下决心，走到柜台后面，找自己的提包，打算走人。

林先生本来铁青的脸这时露出了笑容，他挡住门口：“这些吸毒的，只会破坏房间，不会伤人，他今天是吸过了量，昏过去了，又不认得你，不会再来找你麻烦的，你以后多留意点，就能认出这些人，不收他们就是了。”

站在旁边的清洁工老陈，这时也走过来安慰我：“别怕，别怕，时间长了，你就能认出他们，我会帮你推托这些人。今天这家伙是吸毒过量，在房间里发狂了，警察带他去强制戒毒一段时间，他不敢再来这里了，他还怕你举报他呢。”

老陈在这里已做了三年，很有些经验，听他一番安慰，我才慢慢松弛下来。

我随经验丰富的清洁工老陈去查看101号房间，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呛鼻的怪味，老陈说，这是烟毒味。再看看房间，一片狼藉，床和桌子被拆得支离破碎，窗帘也被撕得七零八落，像是疯狗打了架的现场。那位年轻人知道我的朋友吸毒过量，处于危险边缘，苦于进不了门，只好求救于警察，警察的行动也很快，前后不过十几分钟，就把事情处理得干净利落，一点也没有惊动旅馆内的其他客人。

没有想到，我来美国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竟跟警察和吸毒者撞了一个满怀。就这样，我在这个被阳光遗忘的角落里，开始了在美国的扎根生活。

小南姑娘

我在旅馆工作大约一年了。

一天，住进一位中国来的女客人，听口音是南方人，刚下东航飞机。她身材娇小，穿一件当年流行的浅蓝色碎花纱裙，脸上戴一副大墨镜，上街时打一把花阳伞，在街上娉娉婷婷地走着，就像一只娇艳的小花朵。洛杉矶号称阳光之都，三百六十天里有三百天阳光灿烂，美国人都坦然地接受阳光的厚爱，从来不用遮阳伞，所以，大街上看到这么一个撑着阳伞的漂亮女孩，就知道她是刚从国外来到加州。

第一天，这位撑阳伞的女客人高高兴兴地去逛了超市和商场。

第二天，她向我询问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日常生活用品，大约是因为尊重，她称我为雪莉阿姨。

第三天，她向我打听找工作的事。

三天里，没有一个朋友来看望她，也没有一个电话找她，她的眼神里开始出现落寞和无助。她下楼来到我的柜台，慢慢与我聊天。她姓南，出国前在重庆一家杂志社里当编辑。因为恋爱八年的男友提出要分手，她痛不欲生，跳楼自杀，没有成功，却摔破了头，想来想去只有离开这个伤心地，才能平复心中的哀怨。亲友们为她凑了八万元，已经分手的男朋友自觉对不起她，也给了她五万元，她满怀希望地飞来了美国。

她说她不怕苦，想在美国留下来，问我美国怎么样？我说美国是个说英语的国家，要在这里谋生，不懂英语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没有合法居留身份，更难有机会。她说自己买了一个英文字典，可以自学英语，她认为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学英语应该容易些，可是言谈中我发现她连“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都听不懂。不懂英文，没有亲戚朋友帮忙打点，没有强壮的体力，怎么找工作，怎么面对严酷的现实，我有点为她着急。

我问，你有什么特长？我想知道她适合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喜欢音乐和读书。——糟了，这个女孩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

你会做菜吗？不会。

带孩子呢？没带过。

不要紧，我刚来的时候也不会，做做就会了。我安慰她。

我就是身体不太好，常常失眠。女孩很诚实地向我诉说自己身体的不适。

干干体力活，失眠就会好的，别怕，你还年轻。我鼓励她。

小南开始每天按照报纸上的广告，到职业介绍所找工作，但每次都都很沮丧地回来。

一周很快过去，小南的租房期快到了，但工作仍无着落。她长得太娇小文弱，雇主都担心她的身体有病。她却毫无防备地告诉别人，自己身体不好，常会失眠。这样一来，她总是失去很多机会，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一天有朋友来电话，说一位四川籍的衣厂老板想找个会做川菜的保姆，这家衣厂就在旅馆附近，我赶紧安排小南去找老板娘面谈。

临行前，我千叮咛万嘱咐，小南，你一定要说自己会做川菜，你是四川人嘛，千万别说自己身体不好，个子小是因为父母遗传，等熟悉点了，有了钱，你就去成人学校学英文，奋斗几年，英语好了，买辆车，就可以找个好点的工作。慢慢地会熬出头的。

小南去了衣厂，半个钟头就回来了，说老板娘叫她在厂里先干一周的活，每小时只给三元美金，太欺负人了，她不想干。我心里大呼，糟了，这姑娘还不知道这也许是老板娘想试一试看，她是否干活麻利，是否能吃苦，而且这里培训的工资就是这么点儿，老板娘的工厂因为地处山谷大道，交通方便，新来美国的人就近去求职的很多，能给培训的机会可能还是看在小南是四川老乡的份上，只要表现勤快利落，就有留用的机会，还犹豫什么呢？我催促她快回去告诉老板娘，说愿意做这份工作。我也急忙打电话过去，说这姑娘如何会做川菜，特别爱干净，又勤快，如果合适，将来可以留下做家庭工，你不是到处在找会做川菜的家庭工吗。老板娘说好，明天就开始上班试工。